

「2018 文化平權在亞洲： 博物館教育新趨勢國際論壇」觀察紀錄

林潔琪*

一、前言

近來文化平權的概念牽繫博物館的發展，如何提供友善無障礙的環境和服務，及針對不同社群、年齡層規畫多元的學習方案，達成「服務平權」與「學習平權」，近年臺灣的博物館已有許多嘗試與成果，並發展出各館實踐文化平權的方案與特色。當今博物館重要的課題，是思索「知識平權」的方法與可能，使博物館不僅是友善學習的窗口，更是一座開放對話的橋樑，讓多元族群透過博物館溝通和發聲。

2018 年 11 月 14 日至 16 日，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家人權博物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共同舉辦「文化平權在亞洲：博物館教育新趨勢國際論壇」，邀集亞洲博物館界及相關專業工作者：澳洲雪梨大學文化策略辦公室主任暨博物館研究所副教授珍妮佛·巴瑞特（Jennifer Barrett）、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執行委員暨韓國鐵博物館館長張仁卿、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准教授廣瀨浩二郎、日本東京都美術館策展人暨教育與公共專案主任稻庭彩和子、日本北名古屋市歷史民俗博物館館長市橋芳則、香港展能藝術會總監譚穎敏及藝術教育主任許詠儀、香港話劇團外展及教育主管周昭倫等，共計 8 位學者專家蒞臨，交流「與身心障礙、高齡、兒青少族群一起學習」的創新教育方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公共服務組助理研究員

案，探討「知識平權」及「面對衝突的歷史」等認識平權議題和經驗。期透過本次論壇，探討亞洲博物館實踐文化平權的歷程與獨特性，一同激盪描繪博物館邁向知識平權的可能和未來，為亞洲博物館的文化平權工作開啟不同的視野。

二、從文化平權看博物館教育實踐的新趨勢

國際博物館協會執行委員暨韓國鐵博物館張仁卿館長，以「新世紀的博物館教育：韓國博物館的當前趨勢」，分享韓國的實踐經驗。張仁卿館長是文化人類學者，她也是 2004 年 ICOM 韓國大會的重要推手，長年擔任 ICOM 執行委員。演講分享韓國博物館政策發展，作為了解韓國博物館如何運作的背景資訊，並介紹博物館推動文化平權案例。

過去 70 年來，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持續修改與修訂博物館的定義，以反映社會變遷以及博物館領域的現實。ICOM 成立常務委員會 Committee for Museum Definition, Prospects and Potentials（MDPP），專責審視博物館定義、前景和潛力。博物館定義從 1946 年到 2007 年間的演變，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博物館服務社會及其發展」。我們必須很謹慎地去檢視：博物館真正在服務社會發展嗎？我們真的對更廣泛的大眾開放嗎？我們完備了這項博物館定義嗎？從這個角度出發，首先回顧韓國博物館政策演變、韓國最近的發展、以及博物館推動文化平權案例。

韓國在 1984 年通過博物館法，1991 被博物館和美術館促進法取而代之，博物館被分門別類，50 個博物館由博物館與技術部管理，大學博物館由教育部管理，博物館由不同機關管理，缺乏溝通與連結，產生許多爭議，嚴重干擾博物館專業發展。2016 年韓國博物館、相關學術組織及文化體育觀光部，研討韓國社會及博物館未來發展，著墨最多的就是博物館的定義和法源基礎。2017 年博物館和美術館統一由文化及體育觀光部整合管理。美術館、公私立博物館、社區博物館、大學博物館各自有組織網絡串聯。文化體育觀光部於

2018 年 11 月擬定博物館政策：加強公共性、強化專業性、支持永續發展。由於韓國多為私人博物館，因此應更面向大眾並開放，希望藉由政策，促進更多建設性對話，擴大專業範圍。

韓國博物館透過藝術活動推動文化平權，例如：首爾博物館針對國小低年級學童打造為期 7 週的「文化探索盒」免費課程、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針對用在海外出生的國人規劃介紹 9 個國家的跨文化藝術教育、金煥基美術館與紐約當代美術館 MOMA 合作名為「敲開」的失智症者專案計畫、鐵博物館利用影像讓大眾了解鋼鐵業，並舉辦學童工作坊，讓學童認識鋼鐵產業，到博物館觀看鋼鐵雕塑，再由藝術家和樂團參與引導，用音樂進行創作，成果發表更將作品投影到博物館外牆。這些專案發展出跨文化藝術教育，是透過館藏實踐運用，能連結目標觀眾，並依各自目標，與非傳統博物館領域工作者合作，共同詮釋館藏。開放這個權威說的比做的容易，從考古、人類學跨領域合作，讓博物館與目標觀眾社群連結，進而發展穩定合作關係，不僅需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和決策者，還需要社區的合作夥伴和代表。社會共融不是博物館活動的最終產物；而是從一開始直到貫徹使命的整個過程。透過博物館與目標社群一起創作的過程，讓博物館真正實踐社會共融價值，並延續博物館的社會責任。

澳洲雪梨大學文化策略辦公室主任暨博物館研究所巴瑞特副教授，分享「殖民遺產，澳洲藝術家和博物館的交鋒」。巴瑞特主任是雪梨大學文化策略部主任，積極推動大學的文化變革。她的研究奠基於博物館、文化實踐與人權理論實踐。她曾經與艾薇兒·雅博博士（Avril Alba）同為澳洲研究協會「澳洲大屠殺記憶、人權與當代博物館計畫」的研究員，透過以雪梨猶太博物館為稜鏡，探討大屠殺與人權議題。本次演講探討澳洲殖民時期博物館藏品徵集過程，藝術家的參與，以及過往博物館如何再現關於殖民地、原住民及澳洲歷史知識，進而使博物館在澳洲殖民歷史計畫中扮演重要角色。

自 1788 年起，澳洲大陸遭受來自歐洲的殖民者恣意瓜分為 6 個殖民地，更未曾與原住民簽署任何條約，直到 1901 年，澳大利亞建國，結束分裂的局面。20 世紀初期起，藝術家開始對博物館蒐藏的殖民時期物件感興趣，澳洲

幾個歷史悠久的博物館皆與藝術家合作，像是澳洲國家博物館、伊麗莎白屋（今雪梨生活館）、雪梨大學馬克雷博物館等。澳洲藝術家認為，博物館蒐藏的呈現澳洲殖民時代歷史，繪畫、裝飾與文物皆能在視覺上象徵國家故事並呈現國家形象，他們進而運用殖民時期的文物呈現殖民歷史。透過詮釋和深思熟慮的再現，使視覺呈現成為澳大利亞和殖民地的成像和想像的一部分。對於殖民時期文物所承載的歷史，博物館如何講述相關故事成為重要的事，博物館與原住民的溝通被視為是重要的，可共同討論博物館該如何呈現過往的殖民文化。這樣的觀點也大量存在於 1980 年代後的文獻資料中，認為博物館應該是易親近的，提供每一個人都能近用。博物館也是「接觸區」（contact zone），尤其對原住民群體而言，接納原住民的觀點，延續其原住民的傳統等價值。這對現今博物館的社會共融實踐形式產生關鍵性的影響。殖民時期專案被認為是藝術家與博物館合作的主要模式。

巴瑞特專注於分析那些藝術家在博物館環境中策劃展覽的項目，試圖使對已有藏品的傳統理解複雜化，從而對知識生產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批評。她認為，藝術家在殖民時期專案執行過程中，開始質疑澳洲歷史的建構，進而接受澳洲歷史是經由後殖民主義論述而形成及延伸。有一些藝術家認為，在博物館文化共融真正落實之前，需要一個去殖民化進程。關鍵問題是，藝術家是否有能力撼動博物館機構的變化，質疑澳洲歷史的建構，進而接受澳洲歷史是經由後殖民主義論述而形成並延伸。透過這些實踐經驗，藝術家們促使博物館來解釋他們自己的歷史，為歷史負責，並揭示一個更具文化包容力的博物館。

三、主題一：身心障礙者學習活動的實踐經驗

「身心障礙者學習活動的實踐經驗」主題，由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友善平權委員會呂理政顧問主持。首先由香港展能藝術會執行總監譚穎敏總監進行專題演講：「身心障礙者學習活動的實踐經驗：談香港文化平權發展趨勢」，

分享香港展能藝術會（Arts with the Disabled Association, Hong Kong）積極推廣「參與上的平權」、「欣賞上的平權」與「就業上的平權」。展能藝術會鼓勵參與者以藝術表達個人想法，提供藝術通達服務包含口述影像、劇場視型傳譯、通達字幕、通達導覽、觸感圖、手語與簡易圖文版等，積極挖掘身心障礙人士在藝術領域的多元可能性；近年導向以「師友配對」（mentorship），積極培養展能藝術家作為藝術教師。展能藝術會在 2014 年在香港創立第一個社會企業「藝全人」，作為展能藝術家的中介人，透過藝術作品、圖像作品、活動設計、互動藝術服務與演出，為藝術家們創造就業機會，協助收入來源，並提升能見度。

資深手語教師金明蘭老師，分享她參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故宮博物館南部院區、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等國內博物館製作手語導覽影片的經驗，手語翻譯人員進行翻譯時，不只手語表現，更配上生動的肢體與臉部表情，強調藏品內涵的表達，讓手語導覽更顯生動與深入。某些關於文物的重要詞彙是手語沒有的，再加上一些文字過於深奧，很難從手語中找到相似或能符合的文句來詮釋文物，經過手語翻譯團隊與博物館溝通，以文物的樣式與外在動作作為手語導覽的表達方式，讓文物內涵得以清楚詮釋。金明蘭老師並提出三個問題供現場觀眾反思，一為：「誰可以做為手語翻譯員？」，過往手語翻譯人員多以正常視聽人作為手語翻譯人員，但是「請聾人作為翻譯人員」是否較視聽正常的人更能做到適切的表達？第二個問題為：「如果國內北、中、南部手語語言表達方式不同，在文化語言不同的狀況下，如何建立共融？」讓差異共存或是削弱其不同，皆是手語導覽人員需要深入思考的地方。第三題為：「如何建立聾與聽之間的共享？」，因為口說語言與文字語言是一致的，但手語表達卻是不同，那兩種語言的並存問題該如何解決？以上這些問題皆是博物館館員、手語導覽人員須面對與仔細思考的。

國立臺灣美術館（以下稱「國美館」）的吳麗娟助理研究員分享特殊族群的業務成果案例，以及邁向「全人友善博物館」文化進用目標理念。國美館 102 年開始推動視障專案，從舉辦「視障服務摸索」體驗工作坊，讓學員親身

體驗，同理視障者的需求；並規劃「非視覺探索計畫」，設計刺激多元感官的活動，讓參與活動的視障朋友藉由觸摸無論不同媒材的藝術材料，進行描述影像的能力，增強自我價值。105年起每年辦理暑期明盲共學的不過夜營隊，讓健康與視覺障礙的兒童共同參與活動，成為共學陪伴。讓一般學童學習導覽及口述影像的報讀技巧，用學伴的概念，讓明盲學童一起學習，以藝術參與的課程規劃增進明盲學生之互動，並增進對彼此的瞭解。在營隊中也規劃藝術創作活動，利用輔具以及學伴的協助，視障生也可以自己縫自己背包袋，增強自我能力與自信心，此共學活動的目的就是希望學員皆能互助合作且互相欣賞。吳助理研究員以「小眾特殊化與全人細緻化的思辨」，提出「共學共融思維」：當博物館提到要服務特殊群體時，能否用更高的思考角度與格局來看待，是否提供一個能夠讓不同群體互助共融的模式，對於促進文化近用與社會平權，才是積極的作為。

香港展能藝術會的藝術教育主任許詠儀主任，分享「如何讓不同身體狀況的人士一同參與藝術學習」。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支持下，設立「香港展能藝術會——賽馬會共融藝術工房」（Jockey Club Inclusive Arts Studio），目的是希望建造一個配合不同能力人士需要的藝術工作室，並致力於以公平參與及平等欣賞為活動策劃原則，滿足其服務對象的多元需求。其服務對象多元，包含：視覺障礙、聽力障礙、肢體障礙、智力障礙、特殊學習障礙、發展障礙綜合症、精神病康復、長期病患與其他病症人士等。賽馬會共融藝術工房的活動策劃理念為：「公平參與」與「平等欣賞」。在公平參與部分，重點為把通用設計及無障礙概念應用於活動中，讓參與者自主學習，達到賦能的效果，並將這樣的概念廣泛用於教學模式、人力、工具與物資協助，讓身心障礙者不會因為身體障礙而影響沉浸活動與學習。而對於平等欣賞來說，是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以教學相長的理念施行。在活動過程中仍會遇到一些困難與挑戰，像是資源分配的取捨、同工協助的平衡點、參與者彼此的競爭意識與平等欣賞的迷思等。承辦機構以努力與堅持，並積極向參與者及其家屬溝通，鼓勵家屬們有耐心的等待參與者們的進步。

四、主題二：長者學習活動的實踐經驗

「長者學習活動的實踐經驗」主題，由全聯善美的文化藝術基金會羅欣怡執行長主持。日本北名古屋市歷史民俗資料館（以下稱「北名古屋館」）市橋芳則館長，進行專題演講：「博福合作」之嘗試——博物館如何服務高齡觀眾。日本進入人生百歲時代，每四人中就有一位高齡者，高齡者喜歡參觀博物館。1995 年政府制定高齡者法規，博物館必須提供長者學習機會，提供障礙者學習環境，趨動日本博物館推動平權，包含長者和外國訪客等。其中針對長者是採用回想法，許多博物館透過物件產生回憶，協助長者重拾生活活力。回想法也是日本長者的福利政策一環，博物館屬教育單位，福祉屬社會局，不同的部門導致業務難以推動，但回想法成果都是正向的。博物館和長者相關部門合作回想法計畫，名稱就叫做「博福合作」。

北名古屋館 1990 年開館，介紹當地歷史、蒐集和保存當地歷史與民俗資料，是廣受高齡者歡迎的生涯學習場域。北名古屋館常態展示昭和時代（1950 至 70 年代後）物件與資料，當時電器開始普及，這是日常生活中相當大的劇變，博物館保存記錄這些資料，重現當時場景，其中電視、洗衣機和冰箱，並稱三大神器。對長者來說，博物館這些物件是過去生活曾經使用的，觀看物件使他們滔滔不絕討論，促進長者進行回想；日照中心長者來參觀時，看到懷念的家用物品、食品、啤酒罐等物件會露出笑容，並與家屬一同討論。博物館保留這些事物，並思考物件該如何和觀眾連結，加深和當地居民連結與交流，推動高齡社會福祉。因此參考歐美各國推動「回想法」並加以運用。

2002 年日本厚生勞動省推動「地域回想法」國家級示範計畫，並指定 3 處專責執行機構，分別是北名古屋館、舊加藤家宅、北名古屋市回想法中心。北名古屋館蒐藏昭和時代生活物件與資料；舊加藤家宅完整保存昭和時代生活空間，是國家登錄有形文化財；而北名古屋市回想法中心，培育志工；結合三機

構之力，希望回想法可以做為地方活動場域，讓大家回想過去在什麼的空間過怎樣的生活，讓北名古屋市成為一座推動回想法的永續學院。

北名古屋市所採用的「回想法」是一種心理、社會性的手法，係指運用懷舊照片或生活用具等，彼此暢談回憶、記憶，促進腦部活化、身心健全。執行回想法這門技術時，必須帶著同理心來聆聽執行對象寄託在回想當中的意念，並且協助他們將此意念延續到現在和未來的生活中。認知障礙的照顧也可以使用回想法，可以不使用藥物減緩或改善恢復認知障礙。這個計畫最大目標是希望減少醫療費用支出，長者維持健康，醫療費就有些許下降。

集體回想法可以提高社區居民溝通能力，從 2002 年開始，參與集體回想法的人數已超過 600 人，小隊成員也都活躍和回饋於社區，成為活動執行者，讓參與者來跟長者學習，就產生了跨世代交流，使長者有所發揮，社會貢獻越來越明確。英國博物館在社區中發放回憶箱，最近日本小學也在推類似計畫，將博物館展品做成道具，將數量過多的物件做成百寶箱，目前館方有 20 件不同組合，例如洗衣服回憶就有洗衣板，烹飪組合就有蒸飯等道具。推動集體回想法，不僅可以預防老化，還發現長者將回想法所學帶回日常生活中，可以增加人與人交流連結，提高該社區連結。

根據調查，日本推動回想法的博物館有 78 座，分成兩種型態，一種是常設型，另一種是短期提供服務，常設型服務又分成與教育福祉連動、跟醫療連動、跟地方政府連動和學藝員出差連動，將博物館物件借出去，做好套件進行回想法課程。常設型博物館歡迎大家來館，有專區可以動手做，並進行回憶，呼籲博物館設置這樣的環境。幾年前日本開始對失智症進行了解，並以國家福祉政策方式推廣，博物館做為教育機構，可以利用回想法幫助失智症者，但透過問卷調查發現許多博物館都面臨人才缺乏問題，仍有努力的空間。

臺灣高齡化政策暨產業發展協會陳雪妮理事，分享與德國合作策展的「親愛的我老了」熟齡體驗特展。特展一半由德國策劃，另一半由臺灣做現況回顧。特展以三部曲呈現：一部曲是國立科學教育館的「與時間對話／老的面對」；二部曲是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活得精采／老的內涵」；三部曲是

2019年3月於國立科學博物館展出的「越老越有價值／好好說再見」兼談社會創新，所有展場實施問卷調查並將數據量化分析。特展特色是沒有展品、不說教，而是由高齡引導員親駐展場，展現自身的特質與活躍老化。策展活動伊始，引進荷蘭互動自傳工具書《從前從前》，引導長者透過書寫重新詮釋自己的生命歷程，反省療癒讓人生更健康地走下去。課程徵選並培訓65歲以上的長輩擔任高齡引導師，足跡遍及基隆、臺北、彰化、高雄、屏東各鄉鎮社區。在展場中聘請25位平均年齡72歲的高齡對話引導員，帶領觀眾一同思考老年的各種可能性，引導他們思考自己對老的態度、老的長度、老的寬度，翻轉對老的刻板印象，創造高齡就業機會；並展出與臺史博合作製作的記憶寶盒，讓長者化身為策展人，在一方展櫃中，展現自我精彩的生命，也帶領觀眾從長者生命故事回顧臺灣共同時代記憶，提升長者自我肯定。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稱「臺史博」）林潔琪助理研究員，分享長者與博物館互為主體的活動實踐經驗。對於著力研究大眾歷史的臺史博，持續整理長者豐富生命歷程，讓原本為歷史書寫遺漏的論述，有機會被記錄與保存。近年來臺史博運用博物館常民生活物件與藏品，策劃長者教育活動，從知識給予的單向關係逐漸轉變為關懷長者過去生活經驗，促進高齡觀眾回憶、討論和參與，使博物館成為高齡觀眾樂於分享記憶的場域。基於這些當代沒有經歷過的「過去」經驗的好奇，促進年輕世代認識上一代生活經驗。博物館服務長者的同時，運用長者的回憶和生活經驗，也可為博物館做出貢獻，兩者一樣重要，進而達成博物館與長者互為主體，共同書寫歷史。

安平區公所人文課的高碩辰課長與李盈穎，分享運用社區劇場展演安平在地的故事，活絡社區發展、凝聚社區共識的成功經驗。安平區居民大多為退休長者，透過劇場活動增加長輩對社區的參與感，進而強化社區經營，累積至今總共15個里22個社區參與，其中王城西社區和海頭社區是經典案例。王城西社區位於延平老街，《話說安平》戲劇講述在地生活點滴，由居民自編自導自演而成。戲劇只給主題，讓長者在情境中自行發揮，實際表演時，長者常因著與觀眾互動情形，而延伸出更多的表現。海頭社區是漢人最早的聚落，擁有許

多歷史的故事，但由於 2018 年進行鄰里整併，海頭社區的名字將成為歷史，因此透過《再見海頭風箏》這齣戲來介紹海頭的故事。從 2015 年由王城西社區首次嘗試以來，至今每年有 20 堂課的培訓，把社區夥伴因「戲」聚在一起，平時會不斷與夥伴交流和經營，串聯各社區資源、媒合學校與在地節慶，將在地文化、美食小吃等意象搬上舞臺，從無到有發展出完整的戲劇演出。

五、主題三：兒童、青少年學習活動的實踐經驗

「兒童、青少年學習活動的實踐經驗」主題，由國立臺南大學藝術學院林玫君院長主持，日本東京都美術館策展人暨教育與公共專案主任稻庭彩和子以專題演講分享「東京之兒童與青少年博物館活動」。2012 年，東京都美術館與鄰近的東京藝術大學共同合作「門扉計畫」，培訓「藝術溝通師」。他們的年齡結構是以 20 歲左右之年輕人以及 40 歲女性居多，每一位藝術溝通師都能夠引導民眾去想像，關於美術館裡面存在的多樣可能。門扉計畫目前共計約有 150 位藝術溝通師，每年召開近三百多次的會議，由美術館邀請這些藝術溝通師來與館方一起思考不同的專案內容，討論的範圍以及事項非常廣泛，從館內的動線到各式觀眾的需求，也會不定期地舉辦讀書會和討論會等。門扉計畫強調參與者是「藝術溝通師」而不使用「志工」這個詞彙，我們認為這是由「學校」、「博物館」與「市民」共同參與的平臺，藝術溝通師不是經由「指派工作來完成事務」，而是鼓勵藝術溝通師「主動參與」，自發性地發現問題或主動製造期待與目的，再透過互動及討論去實踐解決之道。此計畫與青少年有高度聯結，邀請青少年與民眾一起來想像他們心中的美術館應有的樣子。透過不斷的互動、溝通及了解，由藝術溝通師思考居民的需求後，吸收不同的新想法，再去與既有概念的做組合，在新舊觀念間不斷的碰撞，才可以造就具有創意的新點子。藝術溝通師主動創造自己的責任、提供貢獻並規劃自己的定位及角色。美術館提供講座、展覽等資源讓藝術溝通師免費運用，同時強調「免費

學習的地方也是他們對外溝通的場域」，進而希望達到雙向互動的目的，而不只是單方面的提供或接受而已。我們認為這些導覽員或是藝術溝通師的素質當中，最重要的是「傾聽」。學習傾聽，能在團隊中尊重不同個體的多樣性；透過傾聽，可以了解別人並且產生新的想法，將事情順利引導至更好的方向前進。

「Museum Start iUeno」上野公園博物館區域合作計畫是一項以博物館為舞臺，希望實現兒童和成人共同探索的冒險活動。在計畫中非常強調「成人和孩童是一起進行冒險的夥伴」，參與者可以是學校團體統一來參加，或是家庭小團體一同參與。每年約有兩千位兒童參與活動，2018年是計畫的第6年，目前累計已經超過一萬名兒童參與。藝術溝通師運用不同的策略：對於一般學童，結合教師在教室的前置教學，去刺激小朋友前往美術館的意願，從學校教育發展準備跟預習，讓小朋友到館後探索印證，加深他們的印象以及驚喜感。此外，特殊教育的孩童也有設計適合他們探險的課程。針對不同狀況的孩童（如：育幼院、貧困、新移民家庭）以一對一的方式去做引導及互動上的調整。

2018年夏天在東京都美術館開展的〈便當展〉，共有8位藝術家參與，製作互動性高的展品，並加入美術館內原有的藏品，例如：江戶時代的便當盒，也同步展示了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便當盒，透過便當這個主體，結合與社會議題相關的各式可能：水資源、動植物、交通……等，從食物文化出發引導到不同領域的社會議題，期待透過便當觸發小孩開啟不同的思考想像。實施對象從國小一年級到高中生，也有不同國籍的小朋友一同參與，也希望用活動打破語言或其它溝通障礙。動手做造型的工作坊是教導孩子如何製作一個自己想要送給別人的便當，參與者從相遇到認識彼此並建立關係，而是透過理解互動，來認知彼此是冒險夥伴的存在，這點相當有趣。教與學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小朋友不是單純受到照顧的對象，而是與成人彼此互相付出關懷的。

稻庭認為：「博物館應該是一種媒介，來建構自己的意義，並且進行文化的傳承。」在各計畫中，我們持續思考如何讓小朋友可以多次的回到美術館？我們認為美術館可以是緩慢市民革命的場域，雖然是柔軟且緩慢的，但仍是市民革命的重要基地，而人是與美術產生共鳴的重要存在。

高雄市立美術館（以下稱「高美館」）洪金蟬教育研究專員分享「中山兒美小大學」案例。2013年，高美館與中山大學合作展開「美術館與服務學習」課程計畫，2016年高美館引進國外博物館的「兒童大學」的概念，讓大學生從高美館展覽作品裡面去發展兒童教育推廣活動，邀請小學二年級到小學四年級兒童與家長共同參與。「植物搭便車」－講述植物傳遞種子的過程；「樹葉顏色動茲動」－植物顏色萃取課程等新型態的嘗試。另外，有音樂系學生提出很多的樂器是植物的觀點，規劃帶領兒童用植物創作自己的樂器的課程，以及「植物會發電」的破冰活動。我們在不斷的磨合過程中也了解到與學生工作的方式，鼓勵學生創新與挑戰並且建立自信。皮亞傑說：「玩樂，就是孩童的研究工作。」「中山兒美小大學」讓兒童在課程的遊戲中產生好奇、想像精神，讓大學生體會群體合作的重要，擁有正向的服務經驗，拓展美術館的價值，開放的合作契機，創造對話與學習的可能，共創小學、大學、美術館的三贏局面。

國家兩廳院（以下稱「兩廳院」）以下稱蔡宛凌專案負責人以「不看戲也要來－館外到館內、線上到線下的推廣活動實務」為題，分享如何讓不同族群的觀眾更親近兩廳院。「親子課程」提供學齡前的孩子有機會去參與表演藝術課程，邀請家長一同參加才能夠真正落實家庭教育的實現，親子活動新增加了6-7%的會員數。以館際合作為目標發展「館館好朋友」計畫，提供線上平臺，串聯故宮博物院、臺北歷史博物館、北美館、天文館、兩廳院等5個場館4個領域，可以流動不同的孩童的觀眾群（學齡前或學齡兒童），讓這些參與者對於場館的認知會不會侷限在「兩廳院」，而是「上課的地方」。「OPEN HOUSE」是開放兩廳院的不同空間進行表演，取代以往固定的舞臺以及觀眾席模式，讓觀眾更熟悉場館空間，發展場館空間的更多元可能，更使得線上平臺會員人數成長19%會員人數。針對青少年觀眾開創「兩廳院影音生活頻道」，分享成功案例：「他們在兩廳院尬舞」。以往兩廳院的門廊下都會有許多學生在那邊練習跳街舞，兩廳院邀請這些學生邁入兩廳院大門，與雲門2的現代舞舞者進行舞蹈的交流，讓不同的舞蹈藝術碰撞產生新的火花，專業舞者

與街舞學生互相教學相長。此計畫亦達成粉絲專頁的高點閱率，也讓一般觀眾對於兩廳院產生新的想像。「演員的第一堂 cosplay 課」邀請 cosplay 界的名人席珍來傳授精湛的扮裝技巧，以及戲劇界的名人姚坤君來教授演員訓練方法，讓有興趣的人能夠參與學習，也讓戲劇與 cosplay 得到嶄新結合的樣貌。「劇院魅影」計畫發想以「密室逃脫」為主軸，結合「沉浸式劇場」展開戲劇跨界新體驗。邀請團隊在兩廳院中尋找合適之場地，設計空見並做密室逃脫活動，參與者需在解謎過程中完成目標，不但成功製造話題也讓青少年族群相當有感，成功吸引一些未接觸過兩廳院的族群走入兩廳院。從以上案例觸及人數的增加，歸納以下幾個的因素：第一，必須要使用目標族群習慣使用的平臺做他們有興趣的事情，網路的擴散效應是非常強大且有感的；第二，年輕人對於「跨界」的興趣非常高；第三，找到他們與「表演藝術」連結點。這樣就可以引導鮮少走進場館的觀眾進入館內，了解藝術不只存在於舞臺上，而是在你我的生活之中。

經常帶孩子參加博物館活動的臺南塾創辦人羅士哲，分享「文史知識的轉譯與具體化」。「轉譯」是兒童教育中最重要的概念與技巧，「說故事」的方式變得很重要。例如我們會說拜拜用的香就是「神明的電話線」，在闡述事物功能的同時，添加一些想像，把傳統的儀式變得生動並且可以讓孩子理解。此外，「具體化」的展現也是很重要的，小孩其實一直在體驗世界，向外界學習。像是觸摸公園土壤的質地就是一種「身體經驗」的展現，土壤是乾的還是濕的，鬆的還是硬的，這些所謂「當下的體驗」比起再多的形容詞都沒有辦法取代。「遊戲時空」的想像亦然，孩子經常創造遊戲不同的玩法跟世界互動，並且賦予它意義，像是給三太子的祭品，究竟是在祭祀還是在遊戲，已經無法明確分清楚。臺灣的環境長期渴望將學術界的視野帶入學校授與學生，卻不清楚在實質教育上到底可以為學生做些什麼，所以常常累積大量文史研究成果但卻缺乏與大眾交流互動的管道，教育圈與文史圈之間需要創造一個良好的溝通平臺，進而建立交流的管道，最終能夠產生實用取向的相互培力，才是艱深的知識從束之高閣變成平易近人的最好方式。

臺史博公共服務組吳佳霓組長分享「以策展做為下一個博物館教育的方法」，「戲劇」應用於歷史教育成為一種相當好的媒介，也在臺史博展場內提供了多種不同的可能。「大時代小劇場《常設展戲劇導覽》」，在 5 個不同導覽點進行戲劇演出，讓觀眾跟隨戲劇情境了解時代的歷史以及當時人物處境，進而去觸發思考對於議題的表達；「迷你劇場《真正的人》」，讓觀眾觸摸博物館的物件，由活動引導者帶領討論不同族群的文化差異。「我的記憶我的故事盒」是針對 65 歲以上之樂齡者進行，透過課程來保存自己的文物，把自己的故事傳述下去；「隨機出演《叫賣臺灣味》」，是與志工合作傳遞臺灣常民記憶，在展場與老中青不同世代的觀眾進行交流，分享記憶。此外，我們認為「策展是一個動詞，不只是一個靜態的展覽呈現。」策展是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跟別人溝通的一種方式，而策展分別著重「研究」及「設計」兩種能力，希望學生先透過研究在去進行展覽的規劃設計，觸發學生「對生活有感」，去觀察身邊的人，發現習以為常的事情都是特別的存在，來培養其文化敏感度。舉辦「設計學習營」（10-12 歲參與），培養學生去觀察每一個展區設計背後的意義，請學生帶自己熟悉的物件來做策展發想練習，培養分類、組織與統整之能力。「我是策展人」針對 13 到 18 歲的國高中生，館方與學校進行合作，期待透過與博物館的接觸讓學生可以一同維護校園的歷史記憶。學生學習提問、說故事、發問等技巧後，再將這些技能連結完成故事創作，發展主題與故事架構，強調主題與分類的重要性，培養能力觀察亦延伸到素材的蒐集。「我的校園生活」、「我身邊的新臺灣人」讓學生去接觸平常比較少接觸到的人廚工媽媽及新住民；「我的臺江美好記憶地圖」去發現並記錄自己那些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地方。我們拍攝教學參考影片，通過策展核心課程及延伸課程，希望藉由基礎概念的傳遞，讓老師可以帶入到學校進行教學。預計 2019 年推出線上網站。策展是一個趨勢，很多藝術家都具有很好的策展概念的想法，期待博物館組織藝術家或文化藝術工作者和教育者（老師）建立交流的管道及平臺。以實踐「博物館教育不是名詞而是動詞，是透過全民參與產生博物館對個人的意義」。

六、主題四：文化平權的下一哩路——知識平權

「文化平權的下一哩路——知識平權」主題，由臺史博謝仕淵副館長主持，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廣瀨浩二郎准教授以專題演講分享「『無障礙博物館』概念－展示觸覺文化的意義及可能性」。廣瀨以視障者身分思考，什麼展示方法可以提供給視障者更好的理解，讓他們在博物館可以更加輕鬆地，透過接觸或碰觸來了解這個世界。他認為思考平權可以注意三個面向，FOR（給誰）、WITH（與誰）、FORM（從誰）。文化平權是一起前進，不是特別只是為了誰而做什麼。一般的人太過依賴視覺這個方便的機能，其實那些看得見的人也可以透過觸摸去了解這個世界，透過觸摸了解彼此藉由不同方式對話的重要性。例如我們可以從觸摸由孟加拉女性製做的手工藝品，感受到這是經由人的手製作出來的真實物件，更能夠去了解其背後的心血，遙想當時創作者的心境去對待物品也會更加溫和。

或許我們可以從博物館去改變社會，讓觸碰的文化成為博物館下個階段的入口。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曾舉辦三次大型關於通用設計的研討會。在 1980 年代開始意識到無障礙展示的重要及趨勢，2006 年第一次舉辦以通用設計為主題的研討會，我們從美國大都會美術館邀請專家學者來分享，這是我第一次所嘗試的展覽。2011 在日本已經有更多通用博物館的案例來分享經驗。2015 第三次研討會有越來越多美術館參與，雕刻的觸碰是比較容易的，但是畫作的觸摸卻是比較困難的（2D），所以在設計上也會帶給我們更多考驗。

2009 年「點字的宇宙：慶祝路易·布萊葉 200 週年」，不只是介紹讓視障者覺得方便的东西，也不是純粹的有趣觸碰就結束了，而是也能夠讓「一般觀眾」在視覺被剝奪的過程中可以體會或者有一些新的感受。我們並不是為了模擬視覺障礙者的狀況，而是利用非視覺的方法及展示方式，讓大家可以更仔細的去認識或感受展覽品。不過平常習慣用眼睛看的人會很想看展品實際長成

什麼樣子，在回饋中大家也還是覺得最後要看一下才是正確答案，不喜歡透過視覺來獲得正確答案的好奇感，不過欣賞藝術品哪有正確答案呢？只是一般習慣依賴視覺的人，如果沒有透過視覺就會覺得沒有得到最正確的資訊而已。大家藉由聽覺和觸覺去體驗展覽品，聽完解說後有所想像，但是睜開眼睛之後卻又覺得與原先想像的完全不一樣，所以如何讓視障者可以更舒適的在社會裡生活，是我們要持續努力的課題。

「通用設計」不只是希望純粹為了視覺障礙者去做，而是也可以提供其他人透過各式方式去了解世界，不再重度倚賴視覺，那些所謂的一般正常人也應該去發展或加強視覺以外其他的感知。不過除此之外，普及宣導觸碰的禮儀也仍是重要的，溫柔地小心翼翼的去觸碰是對製作者的敬意，不過什麼叫做小心翼翼什麼叫做溫柔的很難去述說，所以有次在奈良的展覽我們做了一個宣傳片，想述說如何去觸摸才是有禮貌的。首先用手掌掌握一下大略的紋理，用化妝一樣的輕柔觸摸去感受形狀，用指尖去觸摸細部的設計，有眼睛眉毛鼻子和嘴巴的部分，尤其食指的指尖特別敏感，記得不要只觸碰正面，我們也要注意下巴、頭髮和後面，視覺為主的時候很容易只在正面，但透過觸摸，我們可以更在乎它的全貌，在觸碰的時候也可以在心裡萌生對這個物品的情感及慈悲。在心裡層面有所呼應及對話，對於遙遠的創作者或者是作品都會有更多不同的交流，所以我認為通用設計不是為了視障者服務，而是為了大家的生活提供更多的多樣性。

對於博物館從業者的我們，擁有物件能夠展示，這是我們的強項，而特殊教育無論如何書寫或傳遞，如果沒有物質是很難傳遞真實的想法。畢竟百聞不如一見！看到物質本物所展現出的魄力，是與述說完全不同的，實質上交給物質去評判也是不可動搖的核心。社會上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弱勢，而博物館作為對社會有影響力的機構，應該可以走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七、主題五：文化平權新篇章：面對衝突的歷史

國際博物館協會 2019 京都大會辦公室邱君妮研究員分享「日本的移民與博物館發展趨勢」，日本博物館為迎接 2020 年東京奧運，積極讓外國人親近博物館，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多民族日本展示（Multiethnic Japan at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Japan），從學術的論點探討「多元文化」在日本的可能性，並將展示地點選擇在「日本展示區」的末段，展現及延伸日本多元民族的概念，並且帶領觀眾從展品中發現故事。

神奈川縣的給所有人的博物館計畫（Museum UnLearning Program for All Kanagawa Prefecture, 簡稱：MULPA），貼心為外國人安排翻譯人員，為身心不便者安排協助人員，讓所有參與者跨越不同障礙，共同探索與體驗。

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的博物館之旅（Museum Trip Tokyo Metropolitan Art Museum），為 16 歲以上外國青少年移民安排參訪活動與輔導員，降低「語言」障礙，藉此拓展人際關係，並鼓勵青少年融入日本的社會。

東京移民博物館的文化差異與日常生活計畫（Immigration Museum Tokyo Cultural difference & daily life），發起團隊以文化人類學家的身份，探尋、記錄外國人的故事，在日本各地舉辦活動或以網路虛擬博物館的分享方式，為在日本的外國人發聲。

群馬縣前橋美術館的表現之森特展（Forest of Expression），透過藝術家拍攝的赤月村（Akatsuki）記錄片，看見村內無法融入日本社會的越南難民故事。

多摩六都科學中心的多語教育計畫（Multiple languages education programs, TAMAROKUTO Science Center, Tokyo），為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家家庭舉辦，邀請 4 至 12 歲孩童，在成人的陪伴下，透過博物館常用的英文版遊戲軟體，自製童畫書。但從一位印尼母親的回饋中發現，外國人父母的參與動機，是為

了讓孩童學習英文。

日本博物館為了迎接外國人的到來，需思考外國人是否有獲得足夠多元語言資訊服務，博物館扮演什麼角色，以及如何與外國人互動；博物館或美術館透過「陪伴」、「聆聽」的方式，與外國觀眾一同學習和成長。並且指出，博物館或美術館應該要跨出原有場域，與不同單位機構共同合作，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實踐文化平權。

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許瑞芳助理教授以「運用戲劇面對衝突的歷史實踐文化平權」，為學員介紹臺史博與臺南大學合作「教育劇」的理念，及觀眾參與的反應。

《我有一個夢》：搭配臺史博「新臺客：東南亞移民移工在臺灣」特展，教育劇的前置工作自 2016 年 4 月展開，帶領臺南市北區大港國小「新住民學習中心」夥伴，從個別訪談、故事工作坊（Playback）、運用澳洲華裔繪本藝術家陳志勇的繪本《抵岸》進行教育劇工作坊等的活動中，帶領參與者感受新住民的心情與遭遇，聽見新住民的故事，彌平「社會隔離」。直至演出，新住民第一次有機會公開登臺，與臺灣人進行交流與互動，介紹自己的原鄉、如何面對新生活、因為孩子所產生的堅毅、對未來的期許等。不僅聽見新住民的語言表達方式與發現新住民中的女性議題，透過分享也讓他們進一步了解臺灣社會與文化，讓她們感到比較不孤單。

《遲來的家書》：搭配臺史博「挑戰者們：解嚴 30 周年」特展，為了提升學生的公民意識與人權觀念、轉型正義，認識臺灣戒嚴史等，以受難者家屬為主角，帶領觀眾，透過戲劇，看見「緘默歷史」。在劇中，介紹戒嚴時期的禁歌與禁書，在劇情融入下，引導觀眾同感戒嚴時期的人權，壓迫與不公；又為激發觀眾對於故事主角的同理心，在部分片段中邀請觀眾一同演出，如：擔任舞會中的舞者、受難者的女兒等。最後帶領觀眾互動討論：「如果你是受難者的女兒，如何說服母親接受口述歷史訪談，為父親平反？」觀眾自己成為角色時，更能體會生活在戒嚴時期的感受，以及換位思考：當自己面臨問題時，可以怎麼面對。帶領觀眾看見歷史，以及瞭解觀眾對未來的期盼。

富邦文教基金會楊詠齡社工督導，以「博物館中的青少年出任務」為題，分享富邦文教基金會與博物館合作的青少年培力工作坊。首先認識 12 至 18 歲青少年的生活模式與特性，如：上網成癮、缺乏核心價值與公民意識等；而在活動規劃時，課程目標著重在青少年的身心發展，提升責任感與自我認同、學會如何表達自我，並且開發青少年的組織與創意，以及能力的發展，同時讓青少年學會批判與獨立思考，且對關心的事務有社會參與的行動。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稱「史前館」）的「故事報導營」，以「故事報導」的方式吸引青少年，帶領青少年前往史前館長期合作的部落，突破既有的生命經驗、用身體勞動記憶與體驗、學習分享，瞭解都會青少年與部落青少年生活文化的不同，以及對部落的情感連結。從活動分工中發現，對於參加活動的青少年來說，大專志工的行動力激發青少年的動力；在地夥伴的協助與示範，成為都會青少年的偶像，並間接影響部落青少年對部落文化的認同度；史前館的研究員帶領青少年進行觀察、體驗與意義架構；基金會工作人員負責團體之間的協調與討論。

臺史博的「臺史博夜未眠——臺灣音樂故事創意短片工作坊」，特別安排劇場工作者與創作導覽者，帶領青少年在展場進行創意訓練、說故事方法、影像創作與邏輯思考。讓青少年認識臺灣的音樂史，顯具娛樂性，並且引起青少年對於歷史的重視。一旦青少年體會歷史的學習其實有不同的方式，因而喜歡博物館，並且邀請親友前來，更有助於青少年反思個人與歷史之間的關係。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以下稱「人權館」）的「青少年發聲」：邀請對文字創作有興趣的青少年參與，活動規劃以認識白色恐怖、與社區產生連結、面對心裡的声音，進行創作。但對青少年來說，綠島是一個觀光景點，鮮少青少年知道綠島與白色恐怖之間的關連。此次活動分工，邀請文字與攝影工作者前來創作指導。身體的記憶體驗，帶領青少年從砍草中，發現歷史的步道，體會前人的經歷；與社區長輩進行農事，認識當地；在活動後段則安排受難者前輩導覽，優先希望青少年認識環境與綠島的背景，避

免受難者沉重的故事影響整體的體驗。青少年的創作作品，嘗試透過不同視角，瞭解白色恐怖以及受難者的經驗，而這些作品亦呈現青少年對於白色恐怖的看法。

透過富邦文教基金會活動，博物館作為青少年展演的場域，在博物館相互學習、進行跨世代的對話與大眾分享，使得學習更具彈性，從跨專業的合作中學習與互動，在創作的過程中有更多的想法。

香港話劇團外展及教育主管周昭倫，分享「以戲劇作為工具挑戰權力的實踐經驗」。周昭倫認為戲劇是呈獻人類生活狀態的藝術，而戲劇的內容則是挑戰權力，讓不平衡的狀態走向平衡。

位於香港中環荷利活道的「大館」為香港法定古蹟，是由三所建築組合而成的群築群，包括前中央警署、前域多利監獄及前中央裁判司署，在英殖時期，集合了執法、司法及監禁的功能。這建築群在興建、發展過程及運用上都刻畫著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這段歷史，包括香港早期的司法制度特色、執法編隊的組成、華洋雜處的社會氛圍等等。建築群中最早建成的是域多利監獄，它前名為中央監獄，於 1841 年建成，是香港第一所監獄，也是英國在香港的管治權力的重要象徵，包括拘捕、檢控及懲處的權力。當年，簡陋的監獄因不敷應用，英政府為了解決人滿之患，大規模實施死刑，今天看來不太嚴重的罪犯，特別是華人，也會被判死刑，且公開處決以收阻嚇之效。人的生存權在歷史的狹縫中被忽略，被剝奪。諷刺的是，到了 1965 年英國已正式廢除死刑，但作為殖民地的香港於 1966 年卻仍然執行死刑，刑罰程度超出其宗主國。雖然御用大法官貝納祺（Brook Antony Bernacchi）為死囚上訴至最高法院上訴庭及英國樞密院，仍無法推翻死刑原判，結果香港最後一個死囚黃國基於於 1966 年 11 月 16 日被問吊。

「大館」建築群經活化後，於 2018 年 5 月 29 日起正式對外開放，《香港廢死之路》是該館是以戲劇活化歷史，實踐古蹟教育功能的重要項目之一。

《香港廢死之路》是特別為高中學生設計，將死刑的議題融合於「大館」歷史建築中的教習劇場（Theatre-in-Education）。學生會依著演教員的帶領，於活

動期間遊走於不同的建築空間，包括中央裁判司署、監倉、法庭地庫拘留室等，與演員近距離接觸和對話。演員則會飾演死囚黃啟基、受害者家屬、死囚親屬、大律師貝納祺及監獄署職員，讓學生在象徵最高權力的場所，逐步探究和體會當人被剝奪自由和生存權利時的兩難心情。引領學生挑戰固有制度的權力，實踐平權理念。

教育劇場活動設計，與學生一同探討死囚、死囚家屬、受害者家屬，以及周遭人們對於死刑的看法，強調學生不能以個人的角度端看整體事件的發生與動機。從學生的回饋中，認為黃國基的心裡已超乎死亡，而是期求「被原諒」，「原諒」對加害者或是受害者來說，都是一種祝福，也是大家唯一的共識。活動到最後，重新請學生選擇死刑的存在與否，是否有改變原先的立場與想法的分享，雖然戲劇團隊最後沒有交代真正的歷史，但卻帶給學生兩個思考層面，分別為權力使用的目的與意義，以及如何平衡權力。

八、文化平權圓桌論壇

「文化平權圓桌論壇」，由臺史博謝仕淵副館長主持，邀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教授兼文博學院劉婉珍院長、國立臺南大學國際事務處王婉容國際長與談。

劉婉珍院長以「全人友善博物館行動與想望」為題，強調文化平權不應是線性發展而是一體的。每個人都有參與社會的權力，「自立性」與「自主性」是包含所有族群的人的嚮往，博物館應提供自主自由學習資源，讓更多人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或環境，在過程中能夠安適自在。博物館工作者當思考於「跨領域」合作的主體意識，並且要保持博物館從業者的專業與自信，因為經常在跨界合作這樣的過程中，由於尊重各領域的專業，所以願意去協調配合，但也別遺忘了自己本身在博物館的專業。本次論壇發表文章及討論內容，揉合文化近用（cultural accessibility）、社會共融（social inclusion）及平權（equal

rights) 等不同的觀念，相關的想像與定義，值得再詳加討論，才能讓博物館工作更順利的推展，並激盪出博物館推展文化平權更多的可能性。

王婉容國際長分享「戲劇與藝術在博物館實踐文化平權」，透過戲劇創作、互動、溝通和討論，產生交流，打開了在博物館中，和不同社群的人一起生產和實踐知識的道路。博物館工作者應靈活運用各種的方法，盡可能探索各種可能，去引發觀眾的共鳴共感，認識彼此的不同，透過理解不同差異能夠擁抱彼此。王婉容國際長列舉臺南大學與臺史博合作案例，運用戲劇的工作方法：例如教習劇場（《1895 開城門》、《彩虹橋》、《遲來的家書》）、互動式導覽劇場（《草地郎入神仙府》、《大肚王傳奇》）、紀錄劇場（《我有一個夢》），於溝通詮釋與情境營造方面，容易引發觀眾的同理心，打開了在博物館中，和不同社群的人一同生產和實踐知識的道路。戲劇創作和互動溝通，可建立起與不同社群間的交流平臺。

臺史博謝仕淵副館長認為，歷史對應臺灣平權的議題，有許多可以應用跟深入探討的面向，在文化平權的脈絡下，維持「話語權」，避免造成弱勢族群單方面地去學習主流文化，至為重要。如何讓在臺灣歷史中長期失語的社群能夠發聲？有關資源應用性（可及性），在服務設施方面目前較有明確作業規範，但是如何針對不同受眾與社群提供軟體幫助？博物館於田野調查與詮釋的研究成果，應該如何累積，並轉化成可流通的資訊型態，持續溝通、傳播、研究和詮釋，才能讓多元聲音進入這場臺灣歷史的對話裡。面對知識生產和傳播的刻板印象，應當思考先行研究者從純粹文獻走入詮釋，而材料的傳統或是基本的偏見有所調整或進步，才能讓話語權從研究端開始做改變。